

【悠悠往事】

□林之云

记忆中，家里一共有过两辆自行车。第一辆是苏联式，大梁弯下去的那种，刹闸靠脚往回蹬，在我们老家叫倒蹬闸。那车子模样浑圆，结实，座子是皮的，很厚，也很硬。

我们兄妹三人，从小在姥姥家长大。母亲娘家人丁不算旺，姥爷本已是单传，到了母亲干脆就她一个人。父亲出身农村，弟兄四个，就干脆过来，做了母亲家的上门女婿。在我们老家，被叫做倒插门儿。

一个倒插门儿女婿，骑着那辆倒蹬闸自行车，一骑就是很多年。

上世纪60年代末，家里添了辆新自行车，永久牌的，还是托北京的大姨找关系买的。车子从邮局寄过来，得专门请人来安装。那是一个夜晚，一个个纸箱子被拆开，来的人一件一件精心组装着它。全家人都怀着激动的心情，在那里看着它诞生。虽然过去了很久，到现在还记得它刚成型时的样子，黝黑锃亮，闪着不一般的光泽。

那时候，国人还都很穷。几乎在整个北方，结婚讲究三大件：缝纫机、自行车、大衣柜。

父亲在县城一完小当老师，离家有一段距离。每到周末，父亲才骑车回家，住上一天，算是团聚。家里有什么事儿，父亲就骑着那辆永久牌去办。

姥爷往下，虽然只守着母亲一个人，但他上一辈儿却有弟兄五个，都住在一个带后院的四合院里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满院子出来进去都是老人，还有几个小脚老太太，谁病了，都是父亲骑车带着去医院。

父亲生在农村，上过私塾，后来考上大专，学了师范，踢足球进过市队，写诗登过报纸，还写一手好毛笔字，也算得上多才多艺。

可能是熟能生巧，也可能专门练过，反正印象里觉得父亲的车技很不錯。

奶奶的家在另一个县的乡下，离我们生活的县城有30多华里。兄妹三人里，只有我随了父亲的姓，所以每到过

父亲的车技



年，大都是我跟父亲回老家。

那时，自行车后座上就会装得满满的，大米、白面、菜籽油，还有猪头和猪下水。面袋子垂在两旁，其他的在座位上擦起来，用绳子来回捆好几道，结结实实的。

一切准备停当，我就坐到大梁上，跟着父亲，骑行好几个小时，回到老家。现在想想，那么漫长的归程，对父亲的车技是很好的历练。

平时出门，有哥哥在的时候，坐大梁就成了他的专利。

因为两个人都小，上不了后座，哥哥就先在大梁坐好，接着，父亲手持双把，蹲下身子，让我从后面搂住他的脖子，再站起来，我就吊在他的身后。然后，他偏腿上车，我趁势站上后座，再顺着父亲的腰慢慢向下挪，出溜着坐好。下车的时候，完全是上车时的回放。

有时候，我先不坐下，就那样站着，看看四周的光景。立在自行车上，自然就有了高度，风大的时候，难免有些紧张。

有一次，我正站着，一阵风过来，将帽子吹落了。我下意识地伸出双手，捂向头顶。父亲感觉到了，惊诧地喊了一声。我赶紧收回手，重新搂紧他。

那次历险，父亲后来提起过好多次，每次说完，都开心地轻笑几声。

如果出门时再加上母亲，我就只能一直站在自行车上，有了前次的经历，

我的手再也没敢离开过父亲的脖子。

妹妹比我小5岁，有了她之后，一家人出行的难度就大大增加了，母亲要抱着她坐在后座上。现在想起来，父亲就像一个杂技演员，骑着一辆满载的自行车，行走在故乡的人流里。那时候，家乡的人还真是见多识广，我们一家人从街道上经过时，并没有引起什么人的好奇。

记得有一次，父亲骑车带着全家，去看母亲的姑姑——她们全家因为成分不好下放到十六七华里外的乡村。我们就那样一路出城，打听，找到了地方。

那时候，父亲的确还很年轻，妹妹出生那年，他不过37岁，比我们现在还要小不少。

等我们慢慢长大以后，全家人一辆车出行的情景，就再也没有了。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，那辆永久牌自行车，也渐渐散落了骨架。

再后来，父亲得了脑血栓，半身不遂，从那之后，就再也没骑过车子了。

我从来没有想过，那个年轻的父亲，骑自行车上的时候，会有什么感受，兴奋，骄傲，还是幸福？而现在，即使想问，也永远不会有答案了。

我知道，我的父亲肯定不是天下最好的父亲，但他的车技，或许是全世界最少见的。每一次，当我随着他的身子腾空时，都会有一种飞的感觉。

[大众讲坛预告]

文明之母 中国雕版印刷

雕版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。它的发明、发展和向世界的传播，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更体现了东方文明的变迁，因而被称为“文明之母”。

陆文彬，雕版印刷技艺传承人，具备40多年的实践经验，熟知雕版印刷技艺的精神属性和物质属性。在雕版印刷、古籍线装书策划设计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。11月11日，大众讲坛邀请陆文彬先生为大家带来《文明之母——中国雕版印刷》的讲座。

讲座时间：11月11日(周六)上午9:30
讲座地点：二环东路2912号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



【含英咀华】

笛子演奏家

□戴荣里

我与伊在深秋的傍晚，赶到音乐厅时，演出即将开始。感谢惠萍女士的邀请，和以往一样，倾听北京交响乐团演出，心怀期盼。这是让我佩服的一个团队，指挥沉稳而帅气，应和了音乐殿堂的庄重与大气。今天天气稍冷，心冻缩了一些，刚坐下，演出就开始了。

乐曲声把我拉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。以中西乐器配合的方式演奏的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，不由地又让我年轻起来。那时，在工地上，这首歌四处传唱。青年时单纯，对歌曲的接纳能力很强，而我现在几乎什么都不会唱了。音符跳荡，观众中不少曾是那时的青年，能隐约听到他们对乐曲表演准确度的评价。演出开场或间歇，指挥拿着话筒，总要说些呼应这个季节的话语，观众期盼着压轴者现身。

笛子演奏家出现在第三场。她手拿两支笛子，指挥饱含深情地介绍她的世界知名度，笛子艺术家微微向观众鞠躬，点头。笛子艺术家放下了一支笛子，开始她的演奏。

起初，我感觉那笛声就和邻居笛手并无二致，不同的是她的衣服与肌肤一样的流畅，在暖黄灯光的照耀下，她如草原上一匹温顺的红马。是的，这是一匹与绿色草原相互映衬的红马，她在乐曲中时而疾走，时而缓行，时而碎步踏踏。指挥有时像一阵风，有时像一条条溪流，马儿伴着风，溪流涤荡着马。我感觉笛子艺术家整个身体跑起来了，丰满起来了，如鼓胀开的风帆。此刻，她就如一匹奔腾的马，这匹马搅动起草原上所有生灵的视角，她成为所有生灵仰慕的中心。草儿静下来了，风儿停止了摇动，小溪不敢发出声音，只有她的声音一如咆哮的马儿，纠结、嘶鸣、回荡。我听到了急切，我听出了激动，我感受到她血管里急速流淌的血液。红马漫长而优雅地奔跑，她的嘶鸣一刻也没有停止，我张大了口腔，伊也张大了口腔，我旁边的听众也张大了口腔，远处的观众统统张大了口腔，然后观众们和我一样迅速闭拢了口腔，与舞台上伴奏的乐手一样屏住呼吸，甚至指挥家也停下来。这样一匹红马啊，顿时成了草原的主宰，整个草原上只有她在奔跑、跳跃、欢呼，与天对话，拉来星辰、月亮、嫦娥；与地私语，叫醒青蛙、蟋蟀和斑鸠。她的胸膛似乎装满了神奇，在起起伏伏之中，人们听到了她的心声。曾有一刻，我真想飞跑向舞台，与这匹红马一起奔跑，这匹马儿难道不知道换气吗？如南飞的大雁，一直飞翔却顾不得休息片刻。我的心飞进她的笛声里，她的心声响在我的沉默里。

当笛声戛然而止，静默过后，随之是观众狂烈的鼓掌声。而我还从草原上没有回来，我依稀看到红马还在奔跑、奔跑，我还活在笛子演奏家的节奏里。

我讶异世间竟有这样的演奏家，曾为自己的些许成绩而骄傲，此刻我自愧弗如，满脸通红。与伊回家的路上，我有万般话语，而我终究没有表达出来。我在想着笛子演奏家的高度，我在想草原上的那匹红马：张扬、热烈、无拘无束，跑出时空的美来，跑成一颗心的形状，那是我一生向往的境界。

【行走风景】

□陈忠

北宋，是个颇具文学意味的地名。在我没抵达之前，它是高远的。它让我情不自禁地联想起或婉约或豪放的宋词、张杨恣肆的散文和属于那个朝代意气风发的文人姿态。

在北宋镇的南边，有一条大河，夹裹着泥沙，默默地无声地向东流淌着。之前，这条大河叫大清河。据史料记载，那时的大清河道稳定，河槽逐年加深，成为当时盐运、漕运的天然通道。清代咸丰五年(1855年)，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，夺大清河河道复由利津县明王朝的海防要地铁门关入海，新的造陆活动使北宋所在的利津地域又向渤海湾延伸了约50公里，新增淤地100余万亩。

记得过了黄河大坝，驱车经过的地方，到处是郁郁葱葱的芦苇丛，疏密有致的杨树林，爬满土坡的护堤草，一望无际的玉米地，随风荡漾的荷花塘，葳蕤盛开的野花儿，间或，会有几只白色翅膀的野鸟和色彩斑斓的野鸡，在目光所及的地方隐现着……漫无边际的时空里苍茫着一片秋阳的寂寥。

初次走进佟家村，有一种恍惚和虚幻的感觉。家家房台高筑，鸡犬之声相闻，湾里成群鹅鸭，枣树缀满红果，古屋古树遍布，门前篱笆黄花，置身村间，曾相识，而又觉陌生的画面，让我联想起了古诗“秋水渺无际，天空扬远音”的意境。这是黄河滩区下游最后一处保存完好的传统生态村落。

避水房台。在这四个汉字组成的陌生的词语背后，隐藏着一种骇人的凶悍，隐藏着一种生存的智慧。黄河水平时都是在河床中温顺地流淌，一旦遇到较大的洪水和冰凌期，就会漫过第一道黄河大堤进入滩区，滩区里的房屋和庄稼就会顷刻间被淹没吞噬。经历过黄河水患侵害的滩区人，独创出一种建筑类型。他们建房前先将滩

我去了一趟北宋

区的泥土堆积成一座座五米高的土台夯实，就像是一道道黄土高坡，所有的房屋和院落都建造在这样的避水房台上，每家的门前都有一个大斜坡，目光由低处抬向高处，就会远远地看见灰色的屋脊和屋檐下挂着的辣椒、茄子和成瓣的大蒜。村庄的周边，到处是蓄满水的河、湾、塘，密布着扬花的芦苇、水浸的柳树，挺拔的白蜡，结果的古槐和驳杂不一的灌木植物。

据史料记载，自西汉以来，随着滚滚黄河的泛滥，大片沃野渐次形成。土质肥沃，野生资源丰富，外地贫苦的百姓和灶户盐民，纷纷前来垦荒、制盐，谋取生计，散居农户逐渐发展为村落，至隋时初建永利镇，金代时升置为利津县。清代道光年间(1830年左右)，有一批天津移民户来利津北洼垦荒。咸丰五年(1855年)至光绪末年(1908年)，利津北洼又形成了大片黄河新淤地，土质肥沃，野生资源丰富，外地民众到“利津洼”谋生者纷至沓来，迁入人口日益增多。

我的眼前，总是晃动着渡口上那个朝着远方眺望的老人的背影，背影里，有几粒落下来的尘埃，正午的阳光下，失去了方向。还有几只白的羊，像悠闲的云朵，慢悠悠地晃荡在黄河大堤上。

潮湿而略有些凉意的风，拂动着村庄最高处的那片树梢。秋天的清冽，给人一种彻骨的惬意，让你立时感到肺腑都被清洗过了。城市的喧嚣被茂密的树林缝隙里飘出来的呼吸过滤了，仿佛眼前只有一条洞开的道路，它的方向直指陌上花开的开阔地带，像每个人都渴望返回并投奔的那个使内心安妥的年代。

拐过一个弯，我看见一家房台的斜坡上，铺满了绿绒绒的苔藓。苔藓的出现，改变了我对这片滩区的最初印象。我一直认为沉积黄河泥沙的地方，

是荒凉的，颓败的，野草丛生，红荆遍地，沙土能埋没脚踝，风一吹，沙土上爬行的蚂蚁队伍，就会顷刻间溃不成军。我不知道苔藓上会不会开花结果，但我知道，夜晚降临时，月光的水滴落在苔藓上，会闪烁出晶莹剔透的白光亮，而这白光亮与水边的萤火虫的蓝光交织在一起，会临照出整个村庄的安宁和静谧，有着一望无垠的坦然。

前几天，诗人马行在微信上给我留言，告诉我：其实佟家村的人从不把自己当成“北宋”人，你若问他们，他们大都不知北宋，而依然回答自己是“南宋”人。佟家所在的“南宋乡”一直偏居东营最南部一角河滩两边。历史上，这儿属蒲台县，曾是东营境内最繁华的商业码头区，在地缘上，与博兴比较近。清代以来，商业渐衰，人文和文化渐兴。而“北宋乡”在地缘和文化上，更近乎现滨州的秦皇台镇(南宋乡，与博兴县隔河相望，一个古老的乡镇，近几年才被整体划进北宋镇。)从地质上说，在东营境内，只有佟村所在的“南宋乡”是沙状隆起地貌。这儿的海拔也是东营最高的。

我不知道何时还能重返此地，我只知道，由此向东一百公里，就是通向渤海的海河口。

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，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，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，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